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七八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78)	1
通过议程	1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也门、苏丹、斯威士兰、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37 和 Add. 1-2)	
遵照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8954 和 S/925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七十八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M. S.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78)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也门、苏丹、斯威士兰、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37 和 Add. 1 - 2)

遵照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8954 和 S/925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也门、苏丹、斯威士兰、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37 和 Add. 1 - 2)

遵照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8954 和 S/9252)

1. **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刊载在文件 S/9261 中)内，印度常驻代表请求参加这次辩论。正当这次会议开始之前，

我收到苏丹常驻代表的同样要求。如果没有异议，我建议邀请印度和苏丹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2. **主席：**按照安理会已通过的决议，我还将邀请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索马里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3. 由于安理会的席位有限，按照以往类似情况的惯例，我将邀请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索马里、印度和苏丹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4. 我刚刚接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请求，要求允许他参加这次辩论。按照过去的惯例，如无异议我建议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S. A. 乌尔德·达达赫先生（毛里塔尼亚）、A. B. C. 达尼埃利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A. 杜尔先生（几内亚）、A. A.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S. 森先生（印度）、M. 法赫尔丁先生（苏丹）和 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大厅指定席位就座。

5. **主席：**安全理事会即将继续讨论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的议题。

6. 我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印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7. **森先生（印度）：**承你们让我利用安理会允许非理事国无表决权参加辩论这一习惯程序，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参加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辩论，请允许我向主席先生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代表们表示感谢。我对安理会提出这一请求，不是因为我们印度这个国家在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上有什么特殊智慧可资贡献，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利害关系——我几乎可以说是特殊利害关系——和在这不幸的种族隔离题目方面的经验。这就是我耽搁安理会几分钟时间的唯一理由。

8. 在我的发言以前已经有好几位发言人谈了一些事实和数字。我将尽量避免重复那些事实，它们是

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我将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稍微多加分析。

9. 印度是联合国中第一个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而且有时是流血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印度是第一个提醒大会注意种族隔离问题的国家。许多发言人都曾强调种族隔离这一祸害的潜在和固有的危险性，所以所有希望了解事实的人都该清楚，除非我们能消除这个祸害，否则它迟早会影响我们，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也很明显的是，作为联合国中派有代表出席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不能不极为关切目前的种族关系是否会变为世界性冲突。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或是不愿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那么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0. 谈到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的主要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英国政府一面继续声称有责任在津巴布韦恢复合法状态，并且还继续宣布史密斯政权是处于反对英国君主的叛逆状态，但英国政府却无力推翻那个政权，更谈不到粉碎它，或者对那些叛逆者给以惩罚。几年来英国政府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说明它反对在津巴布韦使用武力，理由是那样会给人类造成许多痛苦——事实上那里已经造成很多痛苦——它的后果是不能估计的，而且认为武力往往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几年来我们一直被这种论据所说服，不管那是多么勉强的。但结果又如何呢？

11. 事实已经证明制裁已惨遭失败了。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所称他的政府已采取的一系列推翻史密斯政权的“行动”也都没有生效。其他一些发言人已详细地告诉我们制裁是如何失败的，而且许多国家甚至还没有从津巴布韦撤走他们的领事代表。事实上由于英国政府多次公开地宣布不使用武力，这样它便招致对它自己的指责和批评，因为它支持了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的妥协态度、罪恶的种族主义以及警察国家的手段。

1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资格要问现在英国政府究竟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解除“整个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尖锐的“威胁……甚至在非洲以外的地区，由于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紧张状态也正在各国之间产生着”〔第一三三一次会议，第23段〕。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前外交国务大臣乔

治·布朗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安全理事会上说的。

13. 既然英国关于如何推翻史密斯先生的理论全都失败了，安理会对英国就今后的作法所提的建议表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谴责他们所提出的宪法，但我们还必须用其他更实在而有效的方法来补充这样一个措施。

14.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抓实际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现实要求我们承认这个严峻的事实，即我们不是在与史密斯政权打交道，而是在对付一个由史密斯先生及其仆从伙同南非和葡萄牙共同炮制的狼狈为奸的进攻性盟约和哲理。

15. 第二个现实问题是，虽然已经发表了许多谴责种族隔离、谴责南非和葡萄牙的崇高声明，但是许多国家尚未使它们的声明付诸行动。的确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许多代表还没有认真看待种族隔离政策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固有危害性，或许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近在眼前的危害，认为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或者认为采取恰当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或财政上是很困难的。我的代表团不同意这种想法，并认为今天由于种族问题而导致的紧张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对非法的罗得西亚政权，对南非及葡萄牙加以严厉有效的制裁，直到他们的行动更文明一些，少谈些西方文化，其实他们对西方文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是我们的问题的第二个特征。

16. 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准备作出努力和付出代价，这一辈子就不会有所成就。奇怪的是，这也似乎成了作为自由竞争经济基础的哲学理论。如果我所建议的这种制裁由于任何原因不产生效果时，我们就应该考虑使用武力，并不是不负责，不讲情面而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可以想象即使使用武力威吓一下，也能够使胆小鬼和恃强凌弱者神志清醒过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经验的。如果我们不能保护非洲人使之避免受他们在种族主义者手中所受的凌辱、剥削和痛苦，那么如果他们自己通过这种应该利用或可以利用的手段，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谁会责怪他们呢？我是不会责怪他们

的。如果现在我们不能保护他们，难道我们在考虑不使用武力这一问题时，不该记住我们将不得不最后付出生命财产的代价吗？联合国使用许多方法来改变非洲的种族关系都失败了。世界上许多种族不同但经济繁荣地区对这问题经常表现自满情绪。这种失败和自满情绪就是整个非洲和其他许多洲正在遭受苦痛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的第三个特征。

17. 因此简单地说，我们愿意建议安理会考虑除了对已提出的宪法加以谴责外，我们还应该对史密斯政权、南非和葡萄牙给予最严格和最广泛的制裁。我们不要在这里为这样的制裁对非洲人本身产生的影响，而浪费时间和无意义的眼泪，因为事实上他们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也会忍受这种影响，但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生怕立即受到损失，因而是否肯运用这些制裁还很不一定。我们的行动可以完全不超过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范围。

18. 其次我们应该讲清楚，如史密斯先生和津巴布韦占少数的白人不接受与非洲人文明共处，安理会将采取行动就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二条规定范围，使用必要的武力。这些措施将不阻止英国政府采取它认为必要的其他步骤去实现它的 NIBMAR（未实现非洲人的多数人统治前不独立）誓约，并制止叛逆行为。英国政府可以确信采用上述补充行动是会得到安理会内外的广泛支持的。例如我认为英国政府可能要审讯叛逆的史密斯先生及其支持者——这是英国所能采取的许多行动之一，即使要把使用武力作为唯一的解决办法。

19.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史密斯先生将再一次完全不顾他和他的殖民者深受恩泽的国家，并且将继续无耻地嘲弄本安理会的权威，并降低它的作用。没有人愿意联合国中发生争吵和分裂，但是在联合国中要取得一致意见，一定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相反。我们不希望处在那个英国主妇的地位，当她看着她的儿子走在检阅队列中时，她喊道“除了我们的小约翰以外，别人的步子都错了。”就个人来讲，我不相信安理会中任何一致的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甚至是分歧，会对史密斯先生产生任何微小的影响，除非他认识到我们要坚持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且认识到如果他向人类良知及一切正直的

人类准则挑战，那么正是他自己将不得不付出较大的代价。

20. 联合王国政府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它可以采用它想要采用的任何行动。然而当它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第一二五七次会议〕上时，那说明它如此做是因为它希望得到理事国的支持，最大限度地使用除武力以外的所有措施以推翻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它也感到已经出现一种“局势，这种局势的继续存在，可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一个威胁”〔第一二六三次会议，第8段〕。联合国和安理会对联合王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措施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但是这些措施的总效果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现在史密斯先生竟胆敢做这次最后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期望联合王国考虑我们的善良愿望，并对非洲大陆这样多的发言人如此适当表达的非洲人的意见，加以支持并决心予以尊重吗？

21. 最后那些具有哲学或人类学思想倾向的人可能议论，错综复杂和由来已久的有关种族关系和调整这类社会问题，即使通过象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庄严的机构也是不能用法律、武力或很快地加以解决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化只能通过教育和演变慢慢地发生。不幸，这种温和的主张并未考虑到千百万非洲人民不准备等待，也不准备让为数不多的种族少数来把他们有计划地驱赶和嘲骂。这些学究们也总认识不到，人类的努力是能够而且应该把演变引向正确的方向的。我们应做勇敢的人，应尽最大努力，而不应听任自然界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在这条路上有的是各种危险和陷阱，的确还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2. **主席：**我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苏丹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23. **法赫尔丁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感谢你和安理会的代表允许我的代表团参加这次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24. 当安理会开会讨论南罗得西亚问题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被这种实际上必然要发生的事冲淡了，即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殖民主义者过两天就要以批准他们的新宪法的方式，来使他们对该国合法居民的压迫合法化。

25. 那个宪法得到特定选民的承认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某些方面对这一行动持赞同的看法，另一些方面不表示可否，非洲大陆人民的看法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这一行动标志着局势在进一步冷酷无情地走向南部非洲白人殖民主义者和被压迫的非洲土著居民之间的对抗；由于压迫者已汇聚力量，非洲人民对团结已有了新的认识，并对争取他们的自由有了新的决心。这个宪法的通过必然使非洲人民认识到，他们的自由毕竟不会自动地来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显示他们有经受任何牺牲的意志和能力，以证明他们是应该得到自由的。诗人说：“我们的自由之门是红色的，是被那些为进入自由之门而一直在用血迹斑斑的双手敲门的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扇自由之门将向那些坚韧不拔、奋不顾身的人们开放。

26. 尽管安全理事会可能知道南部非洲未来的对抗不可避免，然而它还是有明确的责任作为一个捍卫和平和安全的组织去尽量阻止那种对抗。确实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一直不令人鼓舞；它在这方面做得太少太晚了。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失望。安理会现在面临着一次机会和一次挑战。

27. 既然在南罗得西亚提出的这个宪法将标志它与联合王国的薄弱的政治联系的最后断绝，那么英国对南罗得西亚的任何管辖权的要求将变得更不可靠了。现在英国必须准备必然的最后断绝，并放弃处理这个问题的任何特权要求。现在英国必须不仅作为一个管理国而且作为一个联合国的责任会员国面对现实，并且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以及本安理会理事国一道寻求出一个恰当的补救办法。

28. 现在英国必定很清楚，正如我们中大多数人确实都很清楚一样，他们在实行经济制裁的道路上已走到尽头。现在正如对南罗得西亚实行的情况一样，这种经济制裁无疑已经失败。许多发言人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列举了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料到这些原因，然而英国却不会接受警告。人们会希望，他们即将以新的觉醒来面对这种形势，并表明他们对正义的要求和支持。

29. 现在的确是行动的时候了，但这种行动必须

为解决即将被南罗得西亚种族隔离宪法的公布所配合的不公道现象提供适当的补救办法。这种行动不能是重复谴责。联合国已经谴责了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动。联合国以前已采取行动对伊恩·史密斯政权实行经济制裁，企图以此促使史密斯政权垮台。但是由于那些制裁起初是选择性的，它们还允许该政权在经济方面作某些调整，并允许它继续行使职权，即使不能昌盛。当大家认识到这个失败时，经济制裁就改为强制性的了。众所周知，这些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又失败了。在我们采取制裁促使史密斯政权垮台的行动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采取对史密斯政权进行谴责这一倒退的步骤。

30. 至少我们都明白，我们不应采取那种行动；我们不应该只采用谴责的办法。在行动显然失败后，反而退到只依靠言词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联合国准备决定退而采用谴责，那么它一定要负重大责任，谴责不会给非洲被压迫人民带来什么安慰。

31. 人们会奇怪，为什么象伊恩·史密斯的制度竟会用制定宪法的办法来企图使其压迫合法化。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能满足一切人的需要。我们怎么能一面谴责非正义，而一面却象联合国一贯对南非那样把压迫者视为心腹之交呢？从没有比我们对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更严厉或意见更一致的了。然而，南非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却一味坚持追求其法西斯的镇压政策。毫无疑问，南非已证明世界舆论的谴责不起作用。南非受到世界的谴责，然而经济上却继续繁荣。它不是孤立的；即使许多会员国并不承认它的政府，或者不与它保持外交关系，这一事实并不使它遭受任何困难。在这一点上，南非的亲密同盟者新罗得西亚也不会孤立，也不会遭受任何困难，除非联合国决定真正履行其宪章并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32. 安全理事会已发现，南罗得西亚这种局势本身对和平是个威胁。为了避免加剧这种局势，安全理事会决定采取除使用武装部队以外的措施以束缚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那些措施已证明不够了。它所谓能够用除使用武力以外的任何办法来倒转史密斯政权所走的道路的说法既然是骗人的、不道德的，那么，它现在只能或是继续执行宪章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

条所提出的补救办法，或是承认它的失败。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同时同地既能维护和平又能维护正义的希望是幻想的，达不到目的的。

33. 当联合国已经失败时，南罗得西亚以及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的白人殖民主义者少数，将不得不在非洲群众的猛烈攻击下屈服。到那时同情就会太晚了；同情的时机即将过去。要求怜悯及人道也将是徒劳的了。因为被压迫者的复仇怒火将是可怕的、不留情面的。

34. 然而，人们敢于希望，联合国将不会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成为这种局势转变的参与者。人们希望，联合国以及本安理会在还来得及采取有意义的适当的行动时，行动起来。

35.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

3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及安理会的代表们，感谢你们允许我就讨论中的议题发言。

37. 我认为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处理南罗得西亚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迁就的。近三年左右，安理会一直趋向于从事和平的协商，达成建立在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以及虔诚的宣言基础上的陈腐的共同意见。鉴于以上情况，现在应该是象我自己这样的人大声疾呼，并在你们的允许下，警告联合国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继续采用我们在辩论中使用的方式，我们将再次加重全世界人民的疑虑，他们会认为，我们毕竟不过是一个卖弄玄虚，搞不出具体成果的学术团体而已。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是少要些共同意见，多要些行动的决心。国际联盟失败了并且最后垮台了，因为它只强调宣传其审议事项，而不强调坚决的行动。

38. 有人可能问：“为什么让巴鲁迪发言？这不是中东啊。”我们毕竟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并被认为是兄弟关系。我倒想问一问，如果非洲人不是我的兄弟姐妹，谁是谁呢？我已经把欧洲人看成是我的兄弟，甚至当我和英国人生活在一起时，也曾把英国人看成是我的兄弟。要打开安理会在这个议题或其他问题上的僵局，只批评而不提什么建设性的办法难道合理吗？不，先生，在提合理的建议时，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创造性的思考，在安理会中头脑清醒的颇不乏其人。

我希望他们幕后的政治家或政客也会清醒地思考，而不是发一些陈词滥调的指示，用这种指示写出一些不能实行的决议，或写出一篇共同意见，散布什么得救的希望就要到来以迷惑被压迫的人民（尽管它再也迷惑不了人了）。不，先生，如我所说，在提合理的建议时，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创造性的思想，是指那种能转化成行动的思想。否则我们就会无事空忙了。几天前，我听见我的土耳其同事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后来我的联合王国同事引用了奥赛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干的事——无事空忙。那么将要发生的是，我们将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

39. 我并不关心已经给予西南非洲托管区“纳米比亚”或津巴布韦的名字。我关心的是还在殖民国家枷锁下的非洲土著人民，那些国家几年前或如南非共和国那样以充当联邦成员的方式脱离了宗主国，或如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政权那样通过政权的叛逆方式脱离了宗主国。如我所说，安理会代表早就该进行某种创造性的思考，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几年一直在我们头脑中翻腾着。

40. 我参加过第四委员会的讨论。有个时期我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¹我的一些非洲兄弟没有认真考虑它，因而一事无成。我认为我不能比非洲人更非洲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回想起两三年前我曾在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个负责当时称为西南非洲托管工作的联合行政长官。²我的许多非洲兄弟竟又鼓励我，于是我提交了一个草案。我甚至和一些国家协商过，其中有两个是大国，两个挥舞世界权力的国家，但它们打退堂鼓了，说它们不希望出现对抗。我不准备提它们的名字，你们知道它们是谁。后来我和我的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同事接触，他们当中有一两个人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甚至把这个问题和南非外交部长讨论过，他是我的好朋友博瑟大使给我介绍的。我不知道南非政府是否重视我的警告并讨论过我的建议，但我最后还是把这些建议正式写进一份决议草案中去了。最后我的非洲朋友们被一

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第四委员会，第一六〇九次会议，第44段。

²同上，全体会议，第一四四九次会议，第172-178段。

个大国代表的诺言迷惑了。这位代表说，他们当时最好是满足于为西南非洲设一理事会来处理这个议题。“理事会”比一个委员会似乎要好些。那些好心眼的非洲兄弟想：“现在让我们忘掉一个联合行政长官吧。”我告诉他们，不仅亲口告诉他们，而且在大会讲坛上告诉他们，克莱蒙梭曾说过：“如果要否决一个议题，你就组成一个委员会，并把那个议题提交到委员会去。”他们说：“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反驳说，自从凡尔赛条约以来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变化。我把我的决议草案搁置下来了。它还在登记簿上，如有必要再用它，我将在上帝的协助下，在大会的会员国的合作下，在这几天内办这件事。

41.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假如我们的非洲同事不是如此好心肠，如此被空洞的诺言所迷惑，我想是能够做成点什么的，即使是南非共和国，也能劝服它接受一个小国派来的联合行政长官以加速实现现在称之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这个纳米比亚现在只是纸上的、有名无实的东西；关于这些事，让我们说实话吧！

42. 但现在我们被南罗得西亚这个问题纠缠住了。我为英国政府而感到非常自豪，我为卡拉登勋爵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尚未让步，也没有说：“我们现在放弃南罗得西亚，不管它了。”在名义上，它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我想，在法律上也是；我们一直是确信这一点的。我想至少对英国人的顽强我们是感激的。但是名义上也好，法律上也好，都不解决问题。只有行动才解决问题。那么，安理会应采取什么创造性的行动呢？

43. 我有一个计划。我把它叫做急进的计划，但是有人说：“你是个君主主义者。不要把它叫做急进的计划。‘急进’与共产主义有关。”我愿意把它叫做“新奇的计划。”但是，急进也好，新奇也好，你叫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什么新的计划；在第四委员会中我提出了这个计划的提纲，我现在再提出来。

44. 计划是由一些直接有关的国家出钱，筹集一项联合国基金，以建立短波广播，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都广播，不一定广播叛乱，而是广播现在仍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土著人民应享受的人权。不仅向

土著人民广播，而且也向南非白人居民广播，告诉他们，他们做错了；告诉他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以及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由于自以为是了不起的神仙下凡，由于妄称自己不仅在行为举止上而且在统治方面也高人一等，宛如他们就是非洲那个地区的主人，他们在世界上已经如何越来越不得人心。这将会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广播。

45. 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不久前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欧洲之音。我不知道欧洲哪一部分是自由的，哪一部分是奴隶，但它叫“自由欧洲之音。”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存在，但近来这个自由之音声音已经小得好象窃窃私语，你们听不到什么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自由之音广播时，我正在安全理事会。咳，为什么不应该有“纳米比亚之音”或“津巴布韦之音”？为什么不应该有呢？它不是由哪一个国家出基金，而应当由联合国集体来出——倘若大部分资金由直接有关的国家提供的话，因为只要由联合国多筹集一点基金，就会花在秘书处成员的身上作为提高生活工资之用。但是，在第五委员会中，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的。

46. 我们听说过各种间谍装置——飞机、轮船、潜艇。这是在报刊上刊载着的。我们不知道的事很多；我们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小国。有一次我听说过一种特殊的飞机。你们也知道；你们已听说过。我不想使这里的代表不安。我不想让人家以为巴鲁迪好象正设法批评某个国家。然而，我认为所有的大国都有各种间谍装置。我们即使想要，也买不起。如我所说，我听说过，有一架在几年前认为不能到达的高空飞行的飞机被侦察出来了，那是一架飞行在别国上空的间谍飞机，它被打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也许间谍潜艇也在到处乱窜。

47. 如果我建议的无线电广播受到干扰——我们知道有的国家干扰那些它们政府认为对其人民不合适的节目——那么，那些拥有可以在世界各地任意飞行而不被追击的飞机的国家，为什么不让它们的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向津巴布韦及纳米比亚人民散发用有关方言及英语写的传单，告诉他们，他们象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样，应该享受体面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及社会权利呢？对一个善心的富国来说，做这样一

件事很费钱吗？费什么钱呢？目前，在现今的冲突中，要损失成千上万的飞机。从无线电你们可听到损失的飞机成千上万。

48. 我的创造性的计划的这个阶段——如果我可以恰如其分地叫做创造性的计划的话——是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让我们假定这个阶段是广播阶段，是散发传单及小册子的阶段，使南非及南罗得西亚的土著民族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使白人居民意识到对他们弟兄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弟兄不管肤色如何，也是人类，是从同一的类人猿传下来的——有时我认为类人猿可能倒比人类好一些；不知我这想法对不对。

49.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有一个叫做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集团。他们有老实的人，他们是诚恳的、忠诚的。我们在此不需要通过任何决议，以递送维护和平的工作方案。让一个由联合国的军事使团训练和管理非洲统一组织国家的军团成立起来吧！他们应该注意在南罗得西亚周围建立封锁线，以确保不用火车一类的地面运输工具或其他交通工具运输什么货物。

50. 当然，我不是建议任何人击落货运飞机，因为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正尽力维护和平。但这可能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有卡特尔、垄断集团、大公司。我知道一些它们的情况。从二十年代以来，我就知道它们的一些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我在西欧，德国人和法国人向我肯定地说，某些卡特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武器卖给双方，卖给法国和德国。我不知道英国人当时是否需要这些武器；他们是大工业国——但是他们或许也买了一部分这类武器。

51. 这些卡特尔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印度卡特尔，还是阿拉伯卡特尔？它们是欧洲卡特尔，它们在把货物卖给双方。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是装在他们的口袋里。我顺便遗憾地说一下，世界愈变为实利主义的，我们愈发现爱国主义首先藏在钱包里，或在银行的帐目中。这是不幸的，但实际是这样。

52. 我曾卷入一个托管地的起义中，但方式是和平的。我二十岁时，曾有一次在我的短袜中夹带了武器的清单，那些武器是从一个托管国买来对付同

一托管国的。我没有买那些武器；我只不过是一个想要效劳的民族主义者，这次我几乎丧了命。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我不想说出那次起义的地点，或谁被卷了进去。

53. 因此，对那些与出产大量黄金和金刚石的南非在财政经济方面颇有瓜葛的国家，人们能期待什么呢？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妇女装饰用的金刚石，而是指工业用的金刚石。

54. 我们知道今天世界大部分货币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这些货币正在受通货膨胀的侵蚀。黄金是不会失去光泽的金属，而且人们一再建议，黄金应象往日那样，成为货币的基础。不是别人，正是雅克·鲁埃夫先生多次建议恢复使用黄金。但是，当然有一些国家想让他们的货币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部分储备基金。当他们使货币贬值时，谁去付这笔差额呢？是那些在其国库有这种货币储备金的人民。但是，现今人们却无须使货币贬值。货币正在受到侵蚀，因为生活费用指数表明生活费用总是在上涨。那些国家需要南非来支持它们的储备金，因为也许有一天黄金又可能用作国家货币的主要基础。此外，工业的综合企业和联合企业需要金刚石，因为尽管已设计出激光光柱，金刚石在工业上还是不可代替的。金刚石起着切削某些钢片及其他物质的作用。因此，金刚石对发展现代工业还是很重要的。我现在不是凭自己的想象来说的；这一切是懂得这些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的。

55.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南罗得西亚对某些国家的重要性。我将念一段别人给我的报告，我保证它是可靠的。它写道：“罗得西亚的矿山工业继续全部为外国资金的垄断集团所占有和控制。”但是，你们会说你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垄断集团。我们就要谈到这点。在卡里巴湖南边有一块面积达二千六百八十平方哩的地区，这是一个可能富有黄金、铜和铀的地区。这里也有黄金；还有铜。我不知道我的智利朋友在什么地方。有些公司经常和智利及其他国家反复协商铜的价格。但是在这里他们无须反复协商价格。南罗得西亚会告诉他们：“是的，我们将会有固定的价格，按照这种价格，你们会有高利可图，我们则可以靠廉价的劳动获利。”

56. 虽然近来关于细菌战的新闻愈来愈多，铀还

是很重要的。但铀并不只用于战争。我们可用铀发电。大城市污染如此严重，也许有一天公用事业会依赖原子能。铀是发电的基础。

57. 我们不会不高兴，因为在沙特阿拉伯我们仍然把石油作为我们的饭碗。不要认为我们会破产。我们如果利用更多的铀——不用来做炸弹及原子武器而用于工业及城市照明，我们就一定能呼吸新鲜空气而不呼吸纽约的污染空气了。

58. 南罗得西亚有镍。南罗得西亚及南非共和国的那些公司的股东是谁呢？我不准备宣读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已经有了资料。我这里有一些名字。我不想使朋友及其他的人不安。他们当中一些人是那些在罗得西亚及南非共和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立法机关的成员。

59. 我将念一下一些公司的名字——其中有些是很大的公司：尤尼利弗公司、金属箱公司、非洲炸药及化工有限公司、金刚石垄断者德比尔联合矿山有限公司、经营氯化物的内特尔福德公司、英国绝缘材料公司、卡伦德电缆公司、兰开斯特炼钢公司、斯图尔特及劳埃德公司、塔特及莱尔公司——这两家是他们在罗得西亚的炼糖厂——英国石油公司、永备电池公司及维克斯公司。我年青时，它曾是武器承办商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现在它叫维克斯公司，我不知道阿姆斯特朗出了什么事。此外，我们还有霍克-西德利轴瓦有限公司、加尔格尔斯公司，当然还有英美烟草公司。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烟草库存堆积如山，正在腐烂。我说：“你外行；虽然我不吸烟，但是我知道，如果把烟草存放起来，它会象酒一样变得更好。罗得西亚人会得到更高的价钱。”不要以为伊恩·史密斯先生会因吸了过多的过剩的烟草而窒息。

60. 因此我们发现，由于世界那一部分地区与一些国家之间的金融和其他相互关系，经济形势并不为安理会解决任何问题铺平道路。我不准备说出这些国家的名字；你们知道它们是谁，但是我们必须讲礼貌。

61. 我的计划的第二阶段是什么呢？我说过第一阶段是一天到晚广播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启发性的材料；派遣高空飞行的飞机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我们是相信教育的。我相信这种方法早晚会对南罗得西亚

的有色人及居住在那里的白人发生影响，这些白人对他们自己已经冒称负有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二十二万五千白人正在力图对四百二十五万非洲有色人称王称霸。我们能借什么逻辑，用什么公正的尺度允许这些事在联合国时代继续下去呢？是靠合理化吗？

62. 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应责怪联合王国不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我有勇气解释这是为什么。我并不为联合王国辩护；我们大家的朋友，这位杰出的绅士胜地地代表着这个国家。但是，如果涉及我们任何一人的祖国，为了种种可能遇到的原因，这个国家的代表可能认为不宜说出的事，往往却可为一个局外人说了出来。但是，我准备接受指责，如果我错了，我道歉。

63. 首先，联合王国在南非共和国以及南罗得西亚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对联合王国说句公道话，除了联合王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联合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当其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把它的殖民地取消了百分之九十五，我们为此向它致敬。英国人是为自由和民主（一度正确的民主）而斗争的民族。每个人都知道，英国的议会是欧洲所有的议会之母。一个国家如果不挥舞世界权力，一点也不丢脸；一个国家如果不象过去一样挥舞世界权力，是一点也不丢脸的。相反，我认为作为一个小国，倒有好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联合王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小国，而我是一般地说，因为即使一个小国要伤害另一国家，它也办不到，这就是好处。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强权是会腐蚀人的。

64. 其次，联合王国在其本国没有与有色人混居的经验。我们听到在联合王国内有舆论，说现在联合王国有六十万有色人是太多了，但是联合王国现在的政府已经起来抵制那些希望把有色人驱逐出联合王国的评论家，我们再次向它致敬。联合王国现在的政府采取这样一个勇敢的立场，我们向它致敬。但是我认为，如果联合王国采取任何强烈的措施——暂且不论它和世界上那个地区的财政利益和经济联系——，英国白人会因政府采取反对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白人的政策而起来叛乱，这时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也无法逃脱垮台的下场。让我们面对事实吧！我们自己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如我们阿拉伯语所说的，上帝不希望任何人去做他力所不及的事。我认为，

卡拉登勋爵以及第四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内的联合王国其他代表已经很有礼貌地、巧妙地明确表示，他们不准备使用武力。他们不会对你们讲我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65.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联合国放弃责任，并且说：联合王国不愿采取行动，不想使用武力，暴力可能引起暴力，我们在这里是维护和平的呢？有什么解决办法？

66. 倒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还是根据某种创造性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世界两大强国。他们花费数以亿计的美元来探索外层空间或增加军备，对他们来说那算不了什么。我认为他们对我在安理会上冒昧提出的一个计划，是能够拨出一笔款的。

67. 我的自由非洲计划是用各种方法散发文件并在联合国支持下在南罗得西亚周围设立边界警戒线。如果它的第一阶段失败了，那么，在联合王国允许下——联合王国从未放弃过反对南罗得西亚的政治斗争，它坚决主张南罗得西亚仍然是一个殖民地，它已几次三番地表示准备谈判，其首相甚至出国和伊恩·史密斯先生会晤，但没有找出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两个大国及任何愿意加入的其他有关国家，在与某些非洲国家的合作下，能够安排一个伞兵团来突然袭击南罗得西亚政府大厦，并把伊恩·史密斯先生及其军队捆绑起来，而不伤害他。我认为，他们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不相信肉体上或其他方面伤害任何人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南罗得西亚毕竟还是一个殖民地，史密斯先生等人能被送到伦敦去，那时联合王国是能接收的。英国人的民主政治的才能不仅这时有用，而且会提供解决整个问题的办法。

68. 当然会有一些伤亡，但是不付一定代价就不会有什么收获。请记住，这个计划的使用可以被局限到一定的程度上，以免造成过多伤亡。安理会的代表很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劫持了一个国家首脑。难道纳粹党比两个大国加在一起更有能耐么？

69. 现在，如果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一个国家不愿与另一国家合作，那么，联合王国可能与那个另外的国家一道实现这一工作计划。我经过深思熟虑才这样

说，因为尽管有许多政党已接受了那种意识形态，但在世界上某些地区，那种意识形态仍然是被人咒骂的。我经过仔细考虑后才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政党。但是对其他一些可能认为有障碍的人，我是能理解的。因此，让一个大国与联合王国合作，执行这项任务吧！也许不是绝对准确地，而是按照我的建议执行某种工作，以便结束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土著人民所处的困境。它也可能结束我们在联合国年复一年所处的只说不作的尴尬局面。有人说：“咳，难道外交官在联合国的主要本事不就是说话吗？”我说：“不，我们本来应该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大会提出建议，但应采取实际行动的是安全理事会，这是可以理解的。

70. 现在我将读一段我手头的一份电报。这是从罗得西亚拍来的。它写着：

“史密斯——指伊恩·史密斯先生——在索尔兹伯里电影院告诉参加便宴的人们，表决宪法对世界各地爱管闲事的人来说将是一个管事的机会”——爱管闲事的人是指我们，指联合国——“爱管闲事的人正在浪费时间来干涉我们的事。”

我们，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一个庄严机构，也是负责维护和平的机构，正在干预他们的事。如果我们习惯于干这一苦差事，在这样的新闻电报发表时，它们对我们将是一个挑战，看我们是袖手旁观呢，还是准备做点实际的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不只是实际的，而且是实际可行的事，能完成的事，而不是仅仅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虔诚的希望，或试图貌似虔诚，好象我们是主持正义的仲裁人而实际上又不能做出公正的样子。

71. 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对联合国应做的事。我丝毫不认为我的建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确定的。但我认为，它们可能打开人们的另一思路，以求找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可能与我提出的建议中的办法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必须在安理会中开始创造性的思考，而不是坐在这里，受着远在我们首都的许多政客的指示的束缚。我们有我们外交官的尊严。我冒昧地说，如果我们首都的许多政治家或政客——其中有些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授予在座的代表们更多权力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容易一些，我们就能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72. 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尊敬的代表们，我再次感谢你们允许我发言。如果我的意见在任何一点上触犯了在座任何一位代表的话，我的确感到抱歉，因为它不是有意的。我的意见只不过针对联合国近几年来不幸所处的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一个刺激物提出而已。

73.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在我们前面的讲话中，我们表明了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对不断恶化的南罗得西亚局势的严重关切。我们曾对联合国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表示怀疑。今天我们正就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三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两份报告〔S/8954, S/9252〕进行讨论，报告完全证实了这些怀疑。

74. 我不想对报告作全面分析，因为大家都了解它的内容。然而我倒愿意着重谈谈某些方面，它们表明由于某些会员国特别是葡萄牙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支持，史密斯政权已将其地位加强到什么程度。

75. 文件 S/9252 的附件一表明一九六八年南罗得西亚出口额看来已从二亿六千四百万美元降到二亿五千六百万美元，而它的进口额则看来已从二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增加到二亿九千万美元。按照这些数字，出口仅下降百分之三，而进口却增加百分之十二。我要指出这些是一九六八年的数字，这是通过对史密斯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的第二五三号决议的一年。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南罗得西亚进口却几乎增加了三千万美元，而出口则只降低八百万美元。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已经宣布执行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的一些联合国会员国，事实上却很少遵守这一决议。列入附件一的这些国家的进口额是七千五百万美元，他们的出口额，按罗得西亚的统计是四千五百万美元，按联合王国的估计是四千五百万英镑。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因为南非一九六七年进口额约达八千万美元，一九六八年显然达到一亿美元。

76. 应该注意到，对于秘书长要求就执行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提供情报的通知，比勒陀利亚政府至今尚未作出答复。

77. 为执行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观察报告，对于南非和葡萄牙支持史密

斯政权所起的作用毫不怀疑。让我在这方面引用一段报告：

“然而某些国家并不遵守或者还不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强制实行的措施。委员会希望说明根据所掌握的一切事实，南非和葡萄牙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执行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的规定，并且继续与非法政权保持密切的经济、贸易和其他联系，并且继续允许物资通过南非领土和莫三鼻给殖民地及其港口和运输设施从南罗得西亚自由输出。

“委员会也遗憾地注意到，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一直与南非和葡萄牙以外的一些国家进行违反制裁的贸易，根据一项估计，这种非法贸易一九六八年大约达到四千四百万英镑。”〔S/9252，第45和46段。〕

78. 在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通过一年以后，南非和葡萄牙还没有采取措施去执行这个决议的规定，并且正在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帮助巩固南罗得西亚。里斯本和比勒陀利亚仍然在故意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肆无忌惮地违犯了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尤其违犯了它的第11段，在这一段中安理会

“号召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执行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定，并且提醒它们，如果任何一国没有这样做，或拒绝这样做就构成对本条之违反”。

79. 今天安全理事会一定要制止这种挑衅性的态度。安理会的权威及联合国的声誉已受到威胁。如果不对这一挑战作出答复，联合国对史密斯政权采取行动的意义就会减少。

80. 如同上述报告〔S/9252〕所表明，对南罗得西亚所采取的措施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效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里斯本和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态度。第48段称：

“如上所述，由于南非和葡萄牙拒绝采取措施，而一些其他国家又未完全执行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的规定，委员会不得不说，根据该项决议对非法的南罗得西亚政权所采取的制裁，尚未产生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效果。”

81. 只有南非和葡萄牙尊重本安理会的这些决议，这些措施才会产生所要求的效果。按照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成立的委员会也赞同这一意见，因为它在报告中称：

“……应考虑更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的彻底执行。”〔同前，第49段。〕

82. 安全理事会已经议决了一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得到彻底执行，即可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然而联合国一些会员国特别是葡萄牙和南非却在拒绝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就有必要强迫这些国家——葡萄牙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尊重我们的决定。联合国宪章规定着可以用来对付里斯本和比勒陀利亚的一些制裁，这些政权正在南罗得西亚帮助维持一种安全理事会认为是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局势。这就是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在其报告〔S/9252〕的第49段中所提出的结论的解释。

83. 对于仍然与南罗得西亚有贸易关系并在报告的附件一中所提到的那些联合国会员国来说，也有必要象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所建议的那样与索尔兹伯里停止贸易。同样如果在南罗得西亚有领事和贸易代表的国家撤回代表使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第10段产生效果，那就有益了。

84. 按第二五三（一九六八）号决议成立的委员会之报告，证明我们所称的经济制裁政策没有达到要求的效果是有道理的。这个报告有助于引起人们注意未能达到效果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比勒陀利亚和葡萄牙的态度。这样在任何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中，都必须规定要求葡萄牙和南非遵守它的决定的措施。

85. 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南罗得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烟草、石棉和铬黄。这三种产品主要是借助伪证件通过莫三鼻给和南非的港口出口的。安全理事会是能够作出决定，敦促联合国的会员国制止从南罗得西亚、莫三鼻给和南非进口烟草、石棉、铬黄。这个措施对于挫败史密斯政权用伪证件出口主要产品的行径是有价值的。我们深信如果安全理事会采取上述

措施,罗得西亚的经济就会遭受严重困难,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走向在南罗得西亚推翻少数派政权这一目的。

86. **主席:** 由于没有其他代表表示希望在下午发言,在安理会同意下,我建议休会。根据我们所进

行的私下协商,安理会的下次会议将在明天六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下午五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